

凋谢的花朵

韩素音自传



凋谢的花朵

——



韩素音自传

凋谢的花朵

殷书训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朱志焱

封面设计：钱月华

Han Suyin
A Mortal Flower
Jonathan Cape Ltd. 1966

韩素音自传
凋谢的花朵

(1928—1938)

殷书训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9.75印张 142,000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65,000

书号 11002·602 定价 0.76元

中译本前言

一九六一年，我有意根据我父亲周炜（映彤）的家庭经历，写一部“家史”或不断展开的故事。一九〇三年，四川省派遣一批青年学生到欧洲留学，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去学铁路工程和采矿工程的。

开始，我的想法不很明确。对国外读者来说，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既浑然无知，更不用讲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了。因为要使这部书引人入胜，我必须把书中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而且使得西方读者感到与他们是如此“贴近”，我怎样把这样一个故事，写得能使国外千百万读者发生兴趣呢？

美国的出版人要我把这本书集中写我的外国母亲和她在中国的生活。但我不能同意这样的写法。因为我认为，如果以我母亲作为主角来写，并不能使千百万国外读者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

这也是一种个人的问题。我正在寻找我自己的根——我的感受和心绪的根源——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在中国。

我从一九六四年动笔写这部家史，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得以完成。全书共分四部。每一部里包含历史，传记和自传。这也是部社会情况和历史事件的记录，以及这些情况和史实对我父亲，我的家庭和我自己的影响。

全书四部里的每一部，都可以分开阅读，无须相互参考。有些内容纯属个人私事，其它则不尽如此。各部涉及的岁月，也长短不一，并各有其不同的风格与繁简。一本书只有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使之成为一件艺术品，这样的作品才是值得一读的。

一位作者是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人物及社会的见证人。他是一个历史家、艺术家，又是努力传达他作品中人物的感受与激情的人。但是作者却不是一个审判官。他必须让读者从他的作品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所以他的作品必须是真诚的；而要做到这样，他只能申述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如果他申述有误，那末他也必须认错。

一位作者又是一个研究者，探索他一己的内心和灵魂。他受到许多事物的影响。有时，他了解是什么在影响他，有时则毫无所知。

如今我知道，给予我勇气来写这部书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一九五六年我回国时，以及以后几

年和周恩来总理及邓颖超大姐见面的谈话。

周总理和邓大姐给我一些如此宝贵，如此有价值的启示，是我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新中国的远景；这种远景使我理解中国伟大的意义所在。他们对我的关怀和挚情激发了我的创作力。于是我感到自己必须把中国革命的情况，以及使这一革命成为可能的中国人民，告诉给全世界。我在写这几部书时，也显示了我一己的斗争、怀疑以及对中国的热爱。

我对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大姐致以感谢之忱和崇高的敬礼。

我对英雄的、坚韧的和高贵的中国人民表示感激和挚爱。他们的历史是光荣的，他们的未来目标充满了希望和保证。我经常以自己至少是半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我还要向国内的许多朋友致谢。若干年来他们一直在帮助我完成写作。我感谢三联书店的编辑，他们的热情鼓励了我。还有我的朋友冯亦代，是他第一个“发掘了”我的这几部作品，而且推动把这些原来用英文写的书译成中文的工作。我向几位辛勤劳动的译者致意。他们的工作和我的写作，是同样重要的。

原书是为西方读者写的，他们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或根本一无所知，因此我必须在书中加以详细叙述。但这些历史材料，在国内早已有完整的著作，并为国内读者所熟悉，所以我完全同意这次中译本出版时予以全部删节。这既无损于原作的意图，也无损于故事的完整。这些材料只是对西方读者才有用。

本书每章中的小标题，系原书所无，而是由编辑加上的。我完全同意这样的处理。编辑的加工，完全是便于国内读者的阅读，毫无改变、歪曲或生造原作所没有的任何事实。相反，译本是完全忠实于原作的。

在我写作原书时，我有意改换了若干人物的姓名，为的是要保护这些人物，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或麻烦。但，无论如何，本书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作者“杜撰”的。所有的人物都实有其人。

我切盼国内读者给我宝贵的意见。

韓素音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1
第一章	
罗莎莉在海滨的幻想	1
哥哥不想当中国人	17
爸爸和我的裂痕	28
我要做个医生	36
中国“完了”吗?	41
第二章	
我不要嫁人	45
在“协和”当秘书	59
混血儿内心的矛盾	71
在特殊的生活圈中	75
难忘的中文老师	79
第三章	
抗日的时代背景	87
美丽的北京之秋	91
“九一八”“一二八”在我心中	95

第一个男朋友	100
赈灾音乐会的里里外外	105
北京的外国人与我	113

第四章

赫斯的殖民哲学	124
荒唐的圣诞之夜	137
日本人要来了	148
在香港回忆燕京	152
医预系新生的见闻	164
燕京校刊诽谤我	173

第五章

十七岁少女的烦恼	181
真正的中国在哪儿?	190
再见,我的北京!	201
奇怪的日本“记者”	211
从哈尔滨到布鲁塞尔	217

第六章

外公很喜欢我	220
欧洲时髦青年的堕落	225
大学生反对法西斯	229
路易在追求我	239
毕生迷恋的英伦之行	244

第七章

- 不再当“和平主义者”了 250
生活在外祖父家族中 257
远在天边的“一二九” 261
中国——我的灵魂和生命 266

第八章

- 在欧陆宣传中国抗日 273
质问《比利时自由报》 279
复兴社特务勾引我 284
我要回中国去! 290
再见吧，欧洲 299

第一章

罗莎莉在海滨的幻想

火车上那个当茶房的老爷爷，蜷缩在车厢的走道上，手里拨弄着一串短短的念珠，那是一串用木棉籽以棉线穿缀成的、揉搓脏了的念珠。

我这个小姑娘在火车的隆隆声中似乎听见念珠咯哒哒地送走了时间。我好象得到了神秘的启示。时间都攒在那骨瘦如柴的手指里一寸一寸地，度量着逝去的光阴，从黑夜到天明。我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手里那本杂志上。那是隔壁车厢那个英国女人带来的。她也是到海滨去度假的。“你留着看吧，亲爱的。我已经看完了。”

“说谢谢，罗莎莉，”母亲教我说。那本杂志亮晶晶的，一束阳光照在那张彩色封面照片上，在一簇鲜花之下站着两个人。那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的结婚照。

连我罗莎莉都知道，六个月以前，也就是去年十二月举行的那个盛大的婚礼。那是尽人皆知的。

爸爸的朋友华南圭和华太太管宋家叫外国银行的买办。妈妈说他们是上海的银行家。爸爸说他们是美国的华人。罗莎莉懂得一些银行的事，因为爸爸在一家银行里有存款。北京的法国银行的样子有些可怕；哥哥去天津以前工作过的德国银行窗上装的有铁栏杆；比利时银行是妈妈去取外祖父寄给她的钱的地方。大人们每逢谈起银行来声音里总有些异样，就象他们谈起某某将军和某某军队一样。我看的这本过期六个月的杂志上登的盛大婚礼，就是被人们用一种谈论权势的声音来说的。作为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把这件事仅仅理解为二加二等于四，即军队加上金钱等于权势。金钱的力量最大，因为一有了钱便什么都能买到，甚至可以收买军阀、收买军队。而军队与金钱一结合，权势就诞生了。

“婚礼盛大，所有重要人士均已到会……从而使南京军界最高领袖与宋子文博士（新娘之胞兄）之家族结合起来……宾客多达一千三百人之众……英王政府总领事西德尼·巴尔顿爵士、日本总领事矢田、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马克·布利斯托海军上将……新婚身著……将在……度蜜月……蒋氏离职时日

不详……鉴于南京政府之巩固急需蒋氏亲政，可能不超过一周。”

啊，我们到海滨去，我们到海滨去，我们到北戴河去过暑假……我罗莎莉和蒂萨和玛丽安三姊妹，还有爸爸和妈妈。尽管七月里北京的气温高达华氏 103 度，爸爸却只能在海滨待两天。爸爸得维持火车通车。我认为：如果爸爸不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那把藤转椅上，火车就不能运行了。爸爸也有些心烦的事情。铁路上有人要夺他的差事。铁路局新来的朱局长，想把爸爸的差事夺过来给他的一个亲戚，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年轻人，而这个人的岳父是南京新政府的一名新贵。朱局长有很硬的后台，他的舅爷是宋子文的一个次长。朱局长可能把爸爸的差事撤掉，把他派下去，派到铁路上某个小站上去。这几个星期，爸爸在一直担心这件事：就在昨天晚上，他还对妈妈说，秋天他可能需要“到下面去”几个月检查工作。朱局长和他的亲戚这件事是陆陆续续透露出来的。妈妈说，从爸爸嘴里掏出点东西比从石头里挤出点血来还困难。

“在我们去北戴河前一天你和我说这个。我头上悬着一把剑，还怎么能好好在海滨度假呢？”妈

妈这样问他。她在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着。“你总是向他们低头，你总是不给自己争着点……如果我是个男子汉，我就和这个姓朱的说说我对他的看法——这些南方人——他们就知道要钱、钱……”

罗莎莉在担着心。爸爸去海滨这两天，他的差事会不会出问题呢？罗莎莉知道现在人们都在勾心斗角，造谣诽谤，破坏别人的名誉，让别人丢掉差事。除非你有后台，或者有钱请客送礼，不然丢掉差事是很容易的。妈妈没有给朱局长的三个太太送过礼，爸爸也没钱请客。罗莎莉幻想着在家里的花园发现了一个钻石宝藏，送给爸爸和妈妈。他们于是发财了，妈妈终于喜欢罗莎莉了，因为罗莎莉那么聪明！她挖呀、挖呀、挖着古代留下来的宝藏，终于发现了一个钻石矿！罗莎莉拿着那本光彩夺目的杂志，看着那个年轻的女人，那个以前的宋小姐、现在的蒋夫人，她的脸多漂亮，带着钻石的耳环，嫁给中国的第一号人物蒋总司令，站在那一大簇白玫瑰的下面，去年十二月……罗莎莉陷入梦想之中。

火车隆隆地、不时呜呜地嘶叫着，驶过一片原野。干旱的大地热浪滚滚。农民因干旱而成为饿

殍，还有那象潮水一样的兵灾，在大地上翻滚，五十万大兵在觅食充饥，他们象蝗虫一样从空而降，吞噬着大地。那是北洋的军队。尽管蒋介石用银子收买了那些军阀，尽管报纸上大喊大叫“和平已经到来”，“一切都已好转”，“前途光明”，实际上却并不怎么好，一切照旧。每到一站，爸爸总是走到站台上四下看看，和站长谈谈话。在一个站台上大约有三十个穿着破烂军装、饿得骨瘦如柴的大兵，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氛。人们都把眼神转到旁处去，避开他们走路。有些大兵没带武器，有些只有一条腿；还有一个没手没脚的兵，象蛇一样在地上爬。这些大兵是饿着肚子的，他们向坐车的人讨钱，或者可以说是硬要钱。他们从一个打开的窗子走到另一个窗子，眼睛冒着凶光，哭丧着脸，身上散发着臭味，手里拿着权作饭碗的破瓦片。“遣散的兵”，爸爸说。“残废”。士兵们受了伤就被部队赶出来成为乞丐了事。但是在这帮瘦骨嶙峋的大兵里有的人不是残废人。他们要上车。站长劝阻着：“弟兄们，士兵弟兄们，车上人都满了。”的确，三等车是满了。在前一站，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要爬到车顶上去，被人给打下去了。大兵们还是上车了，因为谁都怕他们。五个爬到蒸汽机前

边，把自己绑在机车排气障上边。火车又轰隆隆地往前开动了。

中午到达天津站。哥哥来了，眯着他那双近视眼在到处找我们。

哥哥在这大热天显得又白又瘦。他穿着一条白短裤、一件白衬衫、戴一顶白盔。他在工商大学教书，赚的钱比爸爸在铁路上工作了十四年之后挣的钱还多。

“你应该到这儿来，”他对他最喜欢的妹妹罗莎莉说。“你应该到天津来上学。北京是个落后的野蛮的城市。北京老是那个样子，什么新鲜事都不会发生。”

哥哥住在一个德国公寓里，叫阿佩尔特公寓，在原来的德租界。他佩服德国人。“这个国家就得让几个德国人来收拾收拾。”

汽笛响了，火车呼隆呼隆地起动了，哥哥人很高，人影一时还能看见，不久便消失了，电线杆子又一个个晃过去。

只要爸爸的朋友刘姑爹、华南圭先生聚到一起，他们就谈火车，谈使铁路中断的战争，谈把火车挣来的钱用在清还债务上，谈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的铁路大罢工。